

伤寒论品鉴

上

何新慧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伤寒论品鉴

上

何新慧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伤寒论》为东汉张仲景（名机）所著，共十卷，主要条列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霍乱病、阴阳易差后劳复病等外感病证治内容，计有 398 条，115 方。该书创立了外感病六经辨证诊疗体系，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确立了中医诊治疾病的规范；所记述的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治经验，对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所记载的大量复方，剂型多样，组方严谨，疗效显著，被后世称做“经方”，为“众方之祖”。但是，《伤寒论》难懂、难学，亟待新著来诠释、展示它的精髓，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能帮助读者理解其中机要。具体编写体例如下：

一、各章内容逐条品鉴，正文主要由原文、校注、译文、精解、评析、医案六部分构成。原文采用明赵开美复刻宋本《伤寒论》，该版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被编入《仲景全书》，并参照刘渡舟教授等点校的《伤寒论校注》本（1991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二、校注即校勘及注释。校勘以赵开美本为基础，参考《古本康平伤寒论》、《注解伤寒论》、《太平圣惠方·卷八》等将分歧之处列明，供读者参考；注释主要就原文中晦涩生僻字词、中医学中不常见的专有名词以及容易造成歧义等处加以解释。

三、译文以现代汉语完整翻译原文，意在方便读者阅读。翻译注重文理与医理相互结合，尽可能与现代医学研究接轨，以现代观点训释文理，阐发医理。

四、精解主要甄选了截至民国的历代医（注）家对《伤寒论》的理解研究，如成无己、方有执、喻昌、柯琴、张志聪、尤怡、吴

谦、徐大椿、陈念祖、章楠、唐宗海、陆渊雷、曹家达以及日本的丹波元简、丹波元坚、山田正珍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伤寒注家，以期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并方便查阅引用相关文献。

五、评析是编者从当代医家的角度对条文进行全面的解析。内容主要涵盖三部分——分析原文，评析历代医（注）家观点之异同，阐发当代相关最新研究进展——以帮助读者在今日更好地理解、掌握仲景思想精髓。

六、医案旨在突出伤寒方临床运用的灵活性，又兼及启发性，故尽量不录用与原文症状描述完全相同的医案，以期使医案与评析部分互为补充，进而扩大临床应用。

七、《伤寒论》原文还包括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辨痙湿喝脉证、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辨不可吐、辨可吐、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辨可下病脉证并治、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等十二篇，后人疑非仲景原著，故不予评析。考虑到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本书保留原文，供读者参考。

八、全书原文和精解均加标点，并一律采用规范简化字。精解部分为保持其原文风貌，部分医学术语不刻意统一，如：营卫与荣卫等。

九、本书所有《伤寒论》方剂及医（注）家均可从书末索引中查询。

自序

《伤寒论》是中医经典著作之一，是中国第一部将理法方药一脉贯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医学著作。它成书于东汉末年，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至今仍对中医临床诊疗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见其内涵之厚实，价值之巨大，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因此，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点点照察，从中汲取精华，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在中医领域的品位。

一部恢宏巨著的产生，离不开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需求，二是作者的素养，三是前人的基础。《伤寒论》的产生亦如此。作者张仲景，名机，东汉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其生平史略在晋、隋史书中唯见其名，至唐代甘伯宗之《名医录》始有小传，说仲景“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由此可见仲景学识过人之一斑。

张仲景的生活年代约为公元 150 年至公元 219 年，当时朝政日非，战争频仍，疫病流行。据《后汉书》记载，汉灵帝时发生过五次大疫，而汉献帝时疫病更甚，死亡无数。曹植《说疫气》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当时有名的建安七子也遭受病伤，张仲景的家族亦不例外，《伤寒论》自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196 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奋习医，拯救生灵。

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及理论基础源于《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已有《黄帝内经》、《扁鹊内经》、《白氏内经》等医经著作七部，有《风寒热十六病方》、《妇人婴儿方》、《汤液经法》等经方著作十一部。东汉时期问世的药物学专著有《神农本草经》、《蔡邕本草》、《子仪本草》等。出土的武威汉简中有对汤、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剂型的记载。前人的实践经验、医学成就对张仲景有很大的影响。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伤寒杂病论》经后世整理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张仲景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医德。他反对只知追逐荣势，不去留神医药的“居世之士”和迷信巫术，反对“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墨守成规态度，反对“相对斯须，便处汤药”的轻率作风。从仲景书中可充分反映出其对疾病的详察精治。基于这些求实的态度，精湛的医术，加上仲景善于总结提炼，大胆创新，才得以完成流芳百世的恢宏巨著。

我们今天品鉴《伤寒论》，同样需要把握好这三个条件，首先，要与当今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由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疾病谱有了很大的变化，加上现代医学的崛起与进展迅速，对一些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与千百年前已不能同日而语。然而，许多疾病单用现代医

学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中医中药在当今的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有些疾病或疾病的某些阶段只能靠中医治疗。中医的灵魂和特色是辨证论治，而《伤寒论》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书中提出的六经辨证体系，是以六经病证为核心，详细论述了六经病，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临床表现、病变机制、治疗方法与汤方用药，反映了疾病从感受外邪初起阶段，即太阳病，经传变发展，可经历阳明、少阳、太阴、少阴等病证阶段，直到终末阶段厥阴病。这六个疾病阶段，可以顺经传，亦可越经传，可以两经病先后发生，亦可两经甚至三经同病，可以在太阳病或阳明病阶段痊愈，亦有进入少阴病或厥阴病阶段经治疗而转危为安，当然亦有因病重而不治身亡。总之，病情多变，全靠“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是仲景告诫我们的辨证论治原则。

六经病代表的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归根结底是反映人体正气与邪气抗争的双方力量对比状况，是一切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均具有的共性。由此可见，六经辨证及六经病诊治理论与实践，不仅适用于外感病，对当今许多内伤杂病，均有极大的指导价值，因此，品鉴《伤寒论》必须联系临床实际，只有结合病证来品鉴，才能有所体会，有所收获。

其二，要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成就。由于《伤寒论》是一本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医著，是中医师必读之书，因此，历代医家均将其

奉为主臬，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名家，著书立说，他们注解、阐发、拓展《伤寒论》，现可稽考者达六百余家，国内现存医籍有四百余种。我们今天能看到《伤寒论》，与历代医家的研究和贡献密不可分。概因《伤寒杂病论》撰成之后，流传不广，又经战乱，散佚不全。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收集整理，重新编次才得以保存。此事史籍有记载，如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然而，王叔和整理编次的书目现不得而知，现流传的《伤寒论》是由宋治平年间（1064—1067），由林亿等校正的，后世称为宋本。至此，仲景《伤寒杂病论》即分为《伤寒论》与《金匱要略方论》两书。然而林亿等的原刻本佚而不得复见，现所称的宋版本《伤寒论》是明代赵开美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根据宋本复刻的，并与《金匱要略方论》、《注解伤寒论》、《伤寒类证》合辑成《仲景全书》行世。林亿等对《伤寒论》的校刊，使《伤寒论》有了标准本，从而得到广泛传播，研究《伤寒论》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成无己著《注解伤寒论》，他是逐条全面注解《伤寒论》的第一个医家，以经释论，探本求源，以明伤寒之理，更使《伤寒论》得到广泛流传。

明清时期，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及著作更如雨后春笋，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兴旺并趋于成熟的温病学派在外感热病的诊治方面有较大进展，这些成就均以《伤寒论》为基础。如《伤寒论》的先表后里治则和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

气才可清气”的论点；《伤寒论》的桂枝二越婢一汤和吴鞠通的银翘散、桑菊饮的出现。至于吴鞠通《温病条辨》创立的承气汤系列，如增液承气汤、导赤承气汤等，是《伤寒论》承气汤的化裁；同样复脉汤系列，如加减复脉汤、一甲复脉汤、二甲复脉汤、三甲复脉汤、大定风珠等方，均是从《伤寒论》炙甘草汤变化而来。

经历代医家的研究、发挥，《伤寒论》的学术思想、辨证论治体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中医学领域的一大流派——伤寒学派。我们今天品鉴《伤寒论》要借鉴和参考历代医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事半功倍，受益匪浅。

其三，要有品鉴的水平，包括懂得中医理论基础，具有临床经验等，要有较高的分析思辨能力。还要像张仲景那样，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医德，才能挖掘出《伤寒论》中的精华，展示《伤寒论》的成果，总结提炼《伤寒论》的学术思想和特色。我们可以在品鉴中感受到中医的博大精深，体会到中医药的神奇疗效，还可享受到中医文化的熏陶，这对作者和读者来说均是一件大好事。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大家多多指教，共同提高。

何新慧

2014年6月

刻仲景全书序

岁乙未，吾邑疫厉大作，予家臧获率六七就枕席。吾吴和缓明卿沈君南昉在海虞，藉其力而起死亡殆徧，予家得大造于沈君矣。不知沈君操何术而若斯之神，因询之。君曰：“予岂探龙藏秘典，剖青囊奥旨而神斯也哉？特于仲景之《伤寒论》窥一斑两斑耳。”予曰：“吾闻是书于家大夫之日久矣，而书肆间绝不可得。”君曰：“予诚有之。”予读而知其为成无己所解之书也。然而鱼亥不可正，句读不可离矣。已而购得数本，字为之正，句为之离，补其脱略，订其舛错。沈君曰：“是可谓完书，仲景之忠臣也。”予谢不敏。先大夫命之：“尔其板行，斯以惠厥同胞。”不肖孤曰：“唯唯。”沈君曰：“《金匱要略》，仲景治杂证之秘也，盍并刻之，以见古人攻击补泻、缓急调停之心法。”先大夫曰：“小子识之。”不肖孤曰：“敬哉。既合刻，则名何从？”先大夫曰：“可哉，命之名《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板《伤寒论》焉。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及得是书，不啻拱璧。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因复并刻之，所以承先大夫之志欤。又故纸中检得《伤寒类证》三卷，所以槩括仲景之书，去其烦而归之简，聚其散而汇之一。其于病证脉方，若标月指之明且尽，仲景之法，于是粲然无遗矣，乃并附于后。予因是哀夫世之人，向故不得尽命而死也。夫仲景殫心思于轩岐，辨证候于丝发，著为百十二方，以全民命。斯何其仁且爱，而跻一世于仁寿之域也！乃今之业医者，舍本逐末，超者曰东垣，局者曰丹溪已矣。而最称高识者，则《玉机微义》是宗，若《素问》、若《灵枢》、若《玄珠密

语》，则嗒焉茫乎而不知旨归。而语之以张仲景、刘河间，几不能知其人与世代，犹颉然曰：“吾能已病足矣，奚高远之是务？”且于今之读轩岐书者，必加诮曰：“是夫也，徒读父书耳，不知兵变已。”夫不知变者，世诚有之，以其变之难通而遂弃之者，是犹食而咽也，去食以求养生者哉，必且不然矣。则今日是书之刻，乌知不为肉食者大嗤乎！说者谓：“陆宣公达而以奏疏医天下，穷而聚方书以医万民，吾子固悠然有世思哉。”予曰：“不，不！是先大夫之志也！先大夫固尝以奏疏医父子之伦，医朋党之渐，医东南之民瘼，以直言敢谏，医谄谀者之膏肓，故蹶之日多，达之日少。而是书之刻也，其先大夫宣公之志欤？今先大夫歿，垂四年而书成，先大夫处江湖退忧之心，盖与居庙堂进忧之心同一无穷矣。”客曰：“子实为之，而以为先公之志，殆所谓善则称亲欤？”不肖孤曰：“不，不！是先大夫之志也。”

万历己亥三月谷旦海虞

清常道人赵开美序

《伤寒论》序

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其间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孙思邈辈，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修明之。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阙于讎校，是使治病之流，举天下无或知者。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续被其选，以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复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

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

尚书屯田员外郎臣孙奇

尚书司封郎中秘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

张仲景原序